

ISA

全球對話—— 國際社會學通訊

國際社會學會

本期內容

面對全球社會學的挑戰	
—從哥登堡到橫濱	1
未來的任務	1
歷史一隅	2
新任編輯群	3
Shmuel Eisenstadt辭世， 享壽87歲	4
ISA在聯合國 執行委員會	5
亞馬遜河畔的社會學	6

主編的話

歡迎各位閱讀國際社會學通訊——全球對話。本會的執行委員（第5頁）將組成通訊編輯委員會。我們相當期待這份通訊可以成為這個國際社群的意見交換樞紐。我們每兩個月發行一次，並以多語的形式（法文、西班牙文、中文、英文）呈現在大家面前。然而這也需要研究委員會、國家學會成員、每一位會員一起參與並提供素材給通訊。請將你們貢獻給通訊的文章寄到：burawoy@berkeley.edu。這份通訊將會以電子郵件寄送給每一位學會成員，並且，也會刊登在ISA的網站上。我們會將ISAGRAM作為簡短公告使用；然後將E-Bulletin用於刊登較長篇幅的文章。最後要感謝August Bag、Lola Busuttil、Gisela Redondo（Barcelona）、何經懋（台北）、Genevieve Head-Gordon（Berkeley）、Jose Reguera（Madrid）等人在翻譯、設計和技術上的協助與支援。

面對全球社會學的挑戰 ——從哥登堡到橫濱

Michael Burawoy

來自全球103個國家、超過5000名的社會學家，在2010年7月11-17日於瑞典哥登堡齊聚一堂，召開第17屆國際社會學會代表大會。這次大會的出席人數多過於歷屆（1994年在德國Bielefeld、1998年在加拿大Montreal、2002年在澳洲Brisbane、2006年在南非Durban），是有史以來人數最多的一次。這要謝謝並恭賀由Has Joas所帶領的大會委員會，也要感謝Ulla Björnberg所帶領的當地委員會與大會籌畫小組的共同合作。更重要的，還要謝謝總是不辭辛勞的Izabela Barlinska 以及其所帶領的Madrid秘書處，她以非常聰明巧妙的方式安排接待來自各地數以千計的社會學家。不但大會的註冊人數明顯地增加，ISA的會員數也成長為8年前的兩倍。這一切要歸功於主席Wieviorka過去4年的帶領。（文接第2頁。）



當地組織委員會的Ulla Björnberg, Abdul Mumin Sa'ad, Nigeria在哥登堡相談甚歡

未來的任務

Raquel Sosa Elizaga

首先，我非常榮幸能夠有機會向ISA的同仁們致詞。長久以來，我不只期待讓我的聲音被聽見，也期待我們學會願意開放資源、經驗、專業，為面對挑戰而鋪路，並且讓社群內外的各種聲音被聽見。我認為，根據我30多年的觀察，我們的大學已經變得和小型、中型、甚至大型企業一樣，而不再是一個公共空間了。大學太急切地追求成果、生產、卓越、競爭力，卻

對於我們社會中不論是個人或是集體的痛苦與希望一無所悉。我記得有幾次我聆聽一些出身知名學府年輕學者的交談，當我問他們為什麼選擇攻讀社會學的學位時，我發現他們的個人關懷似乎都無法連結到學院外的問題和辯論以外。這就是他們將來的生活：一旦成為專業的社會學者之後，他們無法連結到真實世界。

（文接第2頁。）

(文接面對全球社會學的挑戰)

正是由於Wieviorka掌握到了社會學的新動向，所以而這次大會的主題名為「動社會學」(Sociology on the Move)。他對社會學提出了挑戰，並讓我們更清楚地理解社會學如何前進、為何前進，以及要航向何方。

假如從前的ISA(或是廣義的社會學)是隨著歷史潮流一後二戰以及後殖民的重建一而獲得生命，那麼，當今我們的生命活力則是來自於對抗主流的保守勢力，意即，對抗市場原教旨主義(market fundamentalism)和新管制型國家(new regulatory state)的共謀破壞。社會學的歷史，向來標誌者對於不受控制的商品化，和無限制的科層化的批判：從古典到當代、從馬克思主義到結構功能論、從女性主義到後殖民理論。但是，當主流保守勢力成為真正的名符其實的歷史洪流，社會學富有生命力的視野一關於社會的概念，和空前脆弱的地球生態以

(文接未來的任務。)

這就是為什麼我認為，我們應該分頭前進，讓各種不同聲音被聽見，讓各種知識變得有意義，並且以更佳的方式去理解和解決社會問題。這也是我未來四年想做的事情，更希望和執行委員會的同仁、會長Michael Burawoy、以及你們每一位一起努力。因此接下來，我很願意分享我對計畫的一些基本想法：

1.我認為，我們不但不可以預設、更不能接受：「這世界存在著在任何時間下都成立的普遍真理，並且我們所有謙卑的努力都是為了貢獻於真理的追求」這件事情。因此，在學習與研究中提出質疑，遠遠比做出宣稱、假裝自己可以為事物下定義、或是傲慢地相信在大學裡生產的知識會成為被世人視為理所當然的事實，還要來得重要許多。我們可以開始將事物問題化、提出質疑，用更謙虛及全面的方式去獲得更深層的知識，而不是武斷地指出我們所相信的即是真理。這樣的見解，是我從我拉丁美洲的老師Sergio Bagu, Anibal Quijano, Hugo

及生存於中的相互依存的群體，都遭受到威脅。

我們所面對的反動力量非常巨大。世界上的大學和研究機構面臨著雙重的威脅：第一，知識生產的私有化和商品化迫使學者成為大學企業辦公室的附庸和私營伙伴。第二，官僚管制與愚蠢的排名制度阻礙了學者開拓新的知識領域，以及對於重大社會問題的研究。有些國家的這個雙重威脅甚至被傳統的管制，或是新形態的監控所強化。如果你對此惡劣的情勢有所懷疑，可參考ISA的blog：「大學的危機」(Universities in Crisis)(<http://www.isa-sociology.org/universities-in-crisis/>)。

在這個脈絡下，社會學特別脆弱。在許多國家中，社會學者為了生存，被迫要與他們自己並不相信的企業目標或政府計畫合作。社會學家拒絕支持無限上綱的市場，拒絕為管制國家服務，其堅

Zemelman那邊習得的。

2.我們花了相當多的時間討論科際整合，但卻沒有勇氣去真正敞開知識、學術活動、社會科學的大門。華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承認社會學家或是社會科學家並沒有解釋這個世界上發了什麼事情，這對我們是種警惕。我們並不聽取歷史學家、人類學家、經濟學家(沒被受邀來ISA大會參加討論)的意見，甚至更少聆聽社會



擔任本會專題演講人的諾貝爾獎得主李遠哲、Izabela Barlinska、Alice Abreu

定的立場形成了一個防禦堡壘，不只是對抗知識的商品化與私有化，還更廣泛地須要對抗新型態的勞動商品化、貨幣、與自然生態所累積至21世紀的總危機。社會學向來是集結的中心，因為它站在「社會的」立場一不論是市民的或非市民的、是穩定的或是動盪的一去對抗過度的市場化和專橫的國家主義。

(文接第7頁。)

的聲音。必須承認一件事情：知識有各種不同的來源(不論學院內或外)，並且，要將此一認知整合進我們的反思之中。此外我也認為必須把「社會」看成是有其生命的主體；社會是由知道自己想要什麼或不要什麼、有意志、會害怕、有思想、有感情、有經驗、有記憶的「人」所構成的，而不只是我們研究的客體而已。

(文接第6頁。)

歷史一隅 Jennifer Platt, 出版副主席

ISA Newsletter創刊於1971年。在這之前，ISA的新聞消息則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出版刊登。對ISA來說，1971年是非常重要的一年，因為出版一份獨立的通訊，就能夠報導了「一般會員」的創設，「研究委員會」代表首次得以加入ISA的內部治理，以及關於開放會員資格的訊息。之前若有人想成為ISA的會員，他必須沒有任何組織可以作為歸屬的代表。而且那時的「研究委員會」，仍是必須透過成員引薦才能加入的菁英小群體。

如今ISA Newsletter 直接寄達每一位會員進行對話。例行性的內容包括選舉結果、執行委員會的工作報告、研究委員會的最新消息、ISA前輩學者的訃文、世界大會(World Congress)的公布事項。它的格式為每頁固定有三欄，用小字印刷。雖然這格式似乎不太吸引人，但我們都會插入一些有趣的會員互動照片，讓它更生動活潑。匆匆翻閱歷年的通訊，會發現Magdalena Sokolowska在70年代高頻率的出現，有點不太尋常。但這不是沒有原因的，因為，她在1974年成為首位研究委員會的女性委員，後來當選為副會長。Fernando Cardoso穿著迷人的飛行員皮夾克，出現在1982年的通訊中，再看看同樣入鏡的知名學者，留著長髮的樣子，表示他們也曾經年經過。

未來利用網路這項資源，我們的通訊內容更能廣為傳達，外觀更好看、更務實。而且，預期會員的參與也能擴大加深。

新任編輯群介紹 Jennifer Platt，出版副主席

ISA最近委任了幾位新的編輯。他們分別是Eloisa Martin (Current Sociology), Christine Inglis(International Sociology)、Bert Klandermans(Sociopedia)和 Sujata Patel(Current Sociology monographs and Sage Studies in International Sociology)。我們對於肩負重任的他們有很大的期待。特別要謝謝已經卸任的幾位編輯：Julia Evetts、Melinda Mills、Dennis Smith。Devorah Kalekin和Vineeta Sinha分別繼續International Sociology Review of Books和E-Bulletin的編輯任務。

International Sociology



Christine Inglis 是澳洲 University of Sydney 社會學與社會政策學系的教授，同時也是移民與多元文化研究中心的主任。她擔任ISA的研究委員會(04、05、31)的理事。她同時是執委，也是1998-2002年的副會長。她擔任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and Diversities(前身是International Journal on Multicultural Societies)的編輯，並且活躍於澳洲的「亞洲研究中心」。這顯示出她的研究著重在特別是亞太地區的移民、族群關係、教育等議題。她的研究也反映出了比較的視野和政策意涵。這些研究對象包括了在澳洲的土耳其和黎巴嫩的第二代移民。這是TIES(the integration of the European second generation)計畫和文化多樣性計畫(Planning for Cultural Diversity, Unesco : IIEP 2008)的部分成果。這些計畫的動向可參考：

http://sydney.edu.au/arts/sociology_social_policy/staff/profiles/christine_inglis.shtml



Bert Klandermans 是荷蘭、阿姆斯特丹VU University應用社會心理系的教授，也是2004-2009年的副校長(Vice Rector)。他的研究重心在於經濟、社會、政治變遷所造成的社會心理影響。他研究勞工運動、婦女運動、和平運動的動員和參與，並發表許多關於抗爭政治和社會運動之社會心理學的論文。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th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Political Psychology、Social Psychology Quarterly、Social Problems等期刊的編輯委員。國際上，他於2002-2006年擔任ISA的副會長、美國社會學會集體行為與社會運動組的主席、

International Society of Political Psychology的會長；在國內，由於他在科學和社會之間長期扮演協調角色，他獲得Royal Decoration 'Knight in the Order of Orange Nassau' 這樣榮譽獎項。可參考：<http://www.fsw.vu.nl/en/departments/sociology/staff/klandermans/index.asp>

Current Sociology

Eloísa Martín是巴西University of Brasília社會學系的助理教授。她的專長是宗教社會學。當她還是研究生時，就特別關心民間信仰、基督宗教、拉丁美洲的宗教與政治。她也是ISA研究委員(RC 22)，也是2010-2014年的理事。同時，她還擔任Association of Social Scientists on Religion of Mercosur(www.acsrm.com.ar)的秘書長和副主席、Ciencias Sociales y Religión/Ciências Sociais e Religião (Social Sciences and Religion, www.ufrgs.br/revistacsr)10年的編輯。最近從事南美地區的宗教作為認識論和學術傳播的研究。她也是Research Group on Peripheral Studies & South Cooperation的主席。她來回在阿根廷和巴西之間居住和工作已經10年以上了，但她的心還是嚮往著里約熱內盧。閒暇之餘，特別是需要思考的時候，她喜歡烹飪！所以當她在寫作的時候去拜訪她，是再好不過的時機了！請參考：<http://lattes.cnpq.br/0651643598094686>

ISA Sage Studies in International Sociology



Sujata Patel是University of Hyderabad的教授。她的取徑包括了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空間研究、後殖民或後結構主義。研究主題包括現代性、社會理論、社會科學史、都市形成、社會運動、性別建構、自然保護區、印度的

階級形構。他是40篇以上的文章，The Making of Industrial Relations (1997)一書的作者。當擔任USA國家委員會的副主席時，她編輯了The ISA Handbook of Diverse Sociological Traditions(2010)一書。此外，她還是下列書籍的共同編者：Bombay as a city as well as Thinking Social Science in India (2002)、Urban Studies (2006)。She is Series Editor of Studies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Oxford,India)、Cities and the Urban Imperative (Routledge, India)。Sujata Patel對美學也非常有興趣，而且在音樂、舞蹈、藝術方面的訓練使得她擁有藝術家般的美學心靈。並熱愛旅行、閱讀、有關都市的電影、爵士樂、印度古典音樂。請參考：

http://www.uohyd.ernet.in/academic/school_study/social_sciences/Sujata_Patel.pdf

Shmuel Eisenstadt辭世，享壽87歲 Devorah Kalekin-Fishman, University of Haifa

Shmuel Noah Eisenstadt是世界級的社會學大師。他著述豐富，享有社會學界的最高榮譽。晚年他雖然相當繁忙，但還是定期在ISA世界大會演講。在Gad Yair所寫的訃文中我們可以看到Shmuel Eisenstadt一生的成就斐然，好比韋伯筆下所定義的理念型。

對於以色列社會學家，以及以色列人來說，Eisenstadt教授不是個抽象的典範。他是人，是在地方社會學社群中握有權力的人，至今沒人可與之比擬。他的影響之大，遠遠超乎我們的想像。以下我會談談他對於以色列的貢獻與意義。

Eisenstadt年輕時身材矮壯，頂著一頭蓬亂的紅頭髮，在Hebrew University追隨Martin Buber學習。當時，社會學被認為是哲學的附屬學問。後來在哈佛唸書時，他在帕森思(Talcott Parsons)的指導下完成論文。隨後立即回到以色列，著手建立了社會學與人類學系。他是當時的系主任，也是專業的權力核心。此外，Eisenstadt也建立了以色列社會學會(Israel Sociological Society)並擔任第一任會長。90年代以前的以色列社會學界，若說他的言詞就等同於法律，這點並不為過。在個人生活方面，Eisenstadt與夫人Shulamit常常邀請同事與學生到他家作客。他溫暖而好客，而且他的幽默感來自於他善良的心，精緻而不流於俗套。

我個人對於Eisenstadt教授的記憶，則來自於在某些場合短暫的接觸、作品的保留等印象之總和。我們到很晚才建立起友誼。那就讓我從後面往前回溯吧。Eisenstadt是Sociopedia.isa的傑出貢獻者，他慷慨答應了提供「多元現代性」(multiple modernities)這個項目的寫作。雖然他在一開始就被通知每個條目的寫作不能超過6000-7000字，但是Eisenstadt最後文章的長度是該數字的三倍之多。由於他對於現代性相當成熟的解釋讓我非常感興趣，所以我允諾編輯該文章至適當的長度。當然前提必須是Eisenstadt

教授並不知道誰是編輯。因為我很害怕一旦他知道必須放棄一半以上已經寫好的文字時會有被羞辱的感覺；而且還是一個以色列人做的，那想必會更令他生氣。可是，令人驚訝的是，他對於重新編輯過後的文章感到非常高興，於是我也就不用再躲躲藏藏，還因此與他保持密切聯繫。這說明了Eisenstadt教授是International Sociology Review of Books的忠實讀者，而且覺得它非常實用。他對於我這邊所能提供的Sociopedia.isa上的條目也都相當感興趣。在他閱讀過後，他非常熱心地建議Sage出版社出版專題論文可以附帶Sociopedia的條目。在出版委員會核准之後，他也非常積極地馬上就把自己寫作的條目擴編為專題論文。他為Sociopedia編寫成為了他最後的知識生產，或許，這是最好的安排吧。

在我們聯繫的那段期間，Eisenstadt教授邀請我去拜訪他。我也馬上規劃這件事情。然而，海法(Haifa，以色列北方的城市)距離耶路撒冷，比距離哥登堡還要遙遠許多，因此並不可行。實際上，事情是這樣的：以同事或朋友的身分去拜訪Eisenstadt教授是令人害怕的。他在通信過程中展現對於不同社會學研究取徑的包容與興趣，與我在他研究以色列社會的長期計畫中所看到的他，並不相符。後者具有清楚的特定目標，以至於對社會學專業，以及其中的個人，都發生了很大的作用。

Eisenstadt教授是以色列社會學的開山鼻祖。長期以來，每一位必須和政府纏鬥的新進研究者、專業社會科學家甚至是準備修習導論課的學生，不是被他教過，就是看過他的書。Eisenstadt教授允許學生用希伯來文寫作社會學。他的社會學導論著作就是最好的例子，而且20年來都是必讀書籍。Eisenstadt教授也是

第一位進行系統性研究以色列社會的人。而之後Eisenstadt教授及其團隊以希伯來文將此研究出版，是第一本本土化的教科書，也是以色列學生唯一一本願意閱讀的教科書。該計畫的影響遠超出學術界的範圍。在新國家一開始匆忙的幾十年裡，Eisenstadt教授的團隊與政府簽約研究官僚體制的效率、新移民到陌



Shmuel Eisenstadt在2007年所做的專題演說

生環境的適應、對不同工作的適應、移民的小孩在學校的成功表現等等議題。非常令人吃驚的是，其結構功能論取徑的研究發現與政府的施政的目標相當一致，遂使學術研究成為了政策的正當性來源，也使得政策看起來是有建設性且有益的。所以，在一開始，社會學是整體公共政策的一部份。Eisenstadt教授緊緊依附著結構功能論的預設和方法，而且進來就讀的學生也非常期待它。我的一位同事回憶到：她和她先生當初在上Eisenstadt教授的課時，深深為他的用社會學語彙精巧包裝過後的猶太復國主義(Zionism)的理想論證所著迷。很少人會認為這樣的論點是可以挑戰的。同樣是在她的班上，唯一的一位挑戰結構功能論的人，是Baruch Kimmerling(1939-2007)。他之後關於以色列社會的研究很明顯的和結構功能論不同。

(文接第5頁。)

ISA在聯合國 Jan Marie Fritz，執行委員

ISA具有聯合國「公共新聞部」(Department of Public Information)、「經濟與社會理事會」(ECOSOC)的一席地位。ISA在紐約的聯合國事務代表分別是Rosemary Barberet (John Jay College of Criminal Justice)、Jan Marie Fritz (ISA 執行委員, University of Cincinnati)、Dilek Cindoglu (ISA 執行委員, 土耳其Bilkent University)。這些代表由ISA指派委任，是不支薪的工作。

Rosemary和我將會參加聯合國婦女地位委員會(Commission on Status of Woman, CSW)在紐約市召開的第55屆大會，以及其他相關的活動(<http://www.un.org/womenwatch/daw/csw/55sess.htm>)。此會議將在2011年的2月22日到3月4日舉行。這是一個很難得的機會，我們將可以看到該委員會如何運作，以及那麼多的NGO是如何在處理這項議題(無論會前後者開會期間)，Jan和Rosemary參加了其中幾個工作團隊(真正有在運作的)去表達立場、提供建議，讓委員會進一步納入考量。

(文接Shmuel Eisenstadt辭世。)

但是，這需要一些時間。一位來自德國的教授說，當年他到希伯來大學以國際學生的身份去進行以色列宗教的博士論文研究時，Eisenstadt教授毫不遲疑的告訴他要忘記「那些毫無意義的現象學方法」，因為這個作為其論文基本架構的觀點，「稱不上是社會學」。

事實上也是如此。Eisenstadt教授的結構功能論成為了所有以色列大學社會學所信奉的規臬。在60和70年代，當許多大學紛紛成立時，在希伯來大學跟隨過Eisenstadt的博士都一定可以到新成立大學的社會系去任教。多年下來，他對於社會學者研究的意見，往往決定了該學者的未來。以社會學的觀點而言，這表示帕森斯式的功能論是一種正統的信仰，更是一種決定學者職位、終身職、晉升的絕對判准。

我與Eisenstadt教授的初次認識是在1978-1983年，當時我是一個期刊(Notebooks of Research and Critique; Mahberot I' Mehkar ul' Vikoret)的編輯。這份期刊背後的精神支柱是Henry Rosenfeld。他是一位馬克思主義人類學家。他認為有必要將這種批判性的社會科學介紹給從耶路撒冷到海法的猶太人。我們所出版的第一篇文章，作者是Debby Bernstein 和 Shlomo Swirski，內容主要是批判性的分析結構功能論的政治意涵，並且提出替代性的理論觀點。Shlomo後來將其論點寫成一本書，認為從阿拉伯語系國家來的移民之所以無法融入以色列當地的「正常」生活，或是他們的小孩在學校成績表現不好，並不是因為他們真的天生地不可堪教，或是「文化落後」，而是因為他們被非常審慎且系統性的「弱化」了。在以色列社會學年會中，Eisenstadt批評我們期刊的解釋觀點，並且認為這簡直就是對社會現象的錯誤解讀，甚至是完全不懂社會學。(文接第8頁。)

2011年SCW的大會主題是「女性的教育、訓練、科學、技術的使用與參與：推動女性的充分就業和合宜勞動的機會平等」(Access and participation of women and girls to education, traini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cluding for the promotion of women's equal access to full employment and decent work)。委員會也會評估在第51屆大會結論的實行進度。該結論是「消除對女童的一切形式的歧視與暴力」。我們將會提出一個ISA的會議場次，作為CSW計畫的一部份，然後提供該主題相關的參考資訊。

Rosemary同時也是維也納聯合國會議的兩位ISA代表之一(另一位是維也納大學的Dean Rudolf Richter)。他們會參加在維也納召開為期7-10天的「犯罪防制與司法正義委員會」(Commission on Crime Prevention and Criminal Justice)(更多相關資訊請參考：<http://unvienna.org/>)。

執行委員會 2010-2014

會長

Michael Burawoy burawoy@berkeley.edu

研究副會長

Margaret Abraham margaret.abraham@hofstra.edu

國家會學副會長

Tina Uys tuys@uj.ac.za

計畫副會長

Raquel Sosa rsosa@servidor.unam.mx

出版副會長

Jennifer Platt j.platt@sussex.ac.uk

財政與會員副會長

Robert Van Krieken robert.vankrieken@ucd.ie

執行委員

Louis Chauvel chauvel@sciences-po.fr

Dilek Cindoglu cindoglu@bilkent.edu.tr

Tom Dwyer tom@unicamp.br

Jan Fritz jan.fritz@uc.edu

Sari Hanafi sh41@aub.edu.lb

Jaime Jimenez jjimen@servidor.unam.mx

Habibul Khondker habibul.khondker@zu.ac.ac

Simon Mapadimeng simonm@nac.org.za

Ishwar Modi iiiss2005modi@yahoo.co.in

Nikita Pokrovsky nikita@gol.ru

Emma Porio eporio@ateneo.edu

Yoshimichi Sato ysato@sal.tohoku.ac.jp

Vineeta Sinha socvs@nus.edu.sg

Benjamin Tejerina b.tejerina@ehu.es

Chin-Chun Yi chinyi@gate.sinica.edu.tw

Elena Zdravomyslova zdrav@eu.spb.ru

執行秘書

Izabela Barlinska isa@isa-sociology.org

(文接未來的任務。)

若我們擔心開放科際整合或跨學科的討論，那麼，社會學將會和其他的專業領域、社會組織或機構沒有兩樣。大家一定要去考慮將傾聽別人聲音做為學術訓練和專業責任的一部份。

3.我也相信(不好意思，這個字好像用太多次了，或許我該說「我希望」)，除了大家共同來問我們自己「知道了什麼」之外，也追問我們的研究對於社會是否有意義、是否可以改善人類的生活，如此一來，就可以促成C. Wright Mills所謂的「社會學的想像」。而持續這樣的實踐之後，我們會發現還存在著許多尚未被好好分析的問題、正在浮現或是從未發現的問題、緊急迫切的問題、必須預防的風險、正要面對的衝突。而且藉著回答回答以下簡單的問題，我們可以綜合這些新的發現：什麼是變遷？誰正在改變？我們距離我們所希望的世界還有多遠？現今所謂「過更好的生活」意味著什麼？又要如何朝它邁進？我們可以為共同的幸福作些什麼事情？最後，對於預防那些會威脅人類生活的破壞，我們又可以作些什麼？

4.我得知了現在在哥登堡參加大會的人數超過5000人。我想並非所有人都會有機會發言，或是聆聽演講超過40或

50分鐘(當然這不包括各委員會的候選人，以及傑出的Izabela所帶領的工作團隊)。但無論如何，有一點是正確的，那就是要找出能夠讓我們走得更遠的方式。不管在社群的內或外，我們的確要想出可以更好地表達我們世界觀的方法，用語言開拓文化視野(有任何科技可以打破英語的壟斷權嗎?)改善我們收集與分享資訊的技術，真正地集體合作而不是只有發表研究成果，以及改變讓我們的工作更廣為人知的傳播方式。我完全同意Michael Burawoy所說的要採用新的電子通訊方式，但是，為了更有創意地參與今天生動、多元、矛盾、緊張、快樂的討論(關於如何在當今世界中更有尊嚴地生活、享受、甚至經歷痛苦)，我們必須更努力。

5.最後，我完完全全同意Michael所計畫下次大會的主題：「面對不平等的世界：全球社會學的挑戰」。2015年是「聯合國千禧年發展目標」(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的期限。我們距離那目標還有一大段路要走。然而，若我們仍質問自己我們認為自己知道什麼、我們看到了什麼、我們還不能看到什麼、社會期待學者能夠為不平等做些什麼等問題，那我



來自巴西的Elisa Reis和日本的Yoshimichi Sato正對著鏡頭微笑

們就還有很多工作要做。Michael已經開始思考不平等對社會學所提出的挑戰了，例如：排除、新型態的權力或暴力、生態破壞、知識私有化。除此之外我要加上：對於多元和寬容的威脅，經驗、記憶、認同的意義，知識與權力的殖民主義(像是Samir Amin、Edgardo Lander、Aimé Césaire等其他人所說的)，以及Ernst Bloch的作品The Principle of Hope。若從現在就展開工作，我們會有非常充裕的時間，和各個委員會、國家或地區的學會一起合作，並透過論壇、工作坊、電子公告等其他方式，讓每一個人都可以知道社會學如何處理眾多的社會問題、如何面對現今不平等的世界。謝謝各位！

亞馬遜河畔的社會學

9月13-15日，巴西社會學(Brazilian Sociological Society, SBS)將在貝倫(Belém, Para State的首府)的帕拉聯邦大學(Federal University of Para)舉辦第二屆北部地區會議。巴西北部地區，約相當於美國的面積的一半大，包括了人煙稀少，屬於巴西境內的亞馬遜河流域。想要參加會議的大學師生，必須長途跋涉好幾天，有的旅途甚至要上千公里。儘管客觀上似乎困難重重，但是看來一定將圓滿成功。這場會議包括了16個不同的研究委員會，超過450篇的論文，主題演講、圓桌論壇，還有一系列名為「亞馬遜觀點」的影片播放。這次會議的主題為「亞馬遜、社會變遷、21世紀的觀點」。要提醒讀者的是，「亞

Tom Dwyer, 執行委員

馬遜」是一個複數名詞(Amazons)，它不是只有代表巴西的亞馬遜地區，而是同時也代表著共同擁有亞馬遜河流經的其他8個國家。這是一個廣袤多元的地區，所以需要以泛亞馬遜(pan-Amazon)的知識觀點去研究它。

正如會議論文徵求上所指出的：「這種多元性，包括了社會形構、差異、族群、文化、政治、認同等不同面向。」過去50多年來不論在巴西或是鄰近國家所累積的研究成果，讓我們可以用複數來看待多元的亞馬遜地區。「這個計畫認為，並沒有單一的社會學典範可以詮釋如此相異的環境和歷史。在觀察亞馬遜地區時，我們的確要面對世界上這種確定的、多元的認識論，並且，我們也

需要進一步與所有亞馬遜有關的問題對話，因為這些問題傳統上被歸類在人類學和經濟學的範疇。

當會議試著把巴西學者聚集在一起，並且探索以往被忽略的研究觀點的同時，也是在集結拉丁美洲其他的研究者。跨文化、土地整合、移民、犯罪、以及各種現象，都可以連結到亞馬遜在地的其他問題，也可以連結到更廣泛的地區，甚至是全球性的議題。

會議的主辦人是Edna Castro，我們相信這將會是巴西社會展現旺盛生命力的時刻。請參考www.sbsnorte2010.ufpa.br和www.sbsnorte.blogspot.com/。

(文接面對全球社會學的挑戰。)

而且，這不再只是個侷限在國家內部的戰場。我們必須去建立一個積極的全球社會學社群，並同時在學院外建立一個共同體。這就是為什麼ISA會變得日益重要、又能吸引到眾多會員加入的原因。

雖然面對這個挑戰並非易事，但是我們可以站在ISA現有的成就的基礎上，繼續向前邁進。具體而言，我計畫將全球社會學奠基在3根支柱上——意即為「3M」：媒體(Media)、會員(Membership)、訊息(Message)。ISA將更有創意地使用電子媒體，建立更包容、更密切互動的會員制度，同時發展推廣聚焦在此社群內外的全球訊息。這個計畫將會由我、新任的出版委員會副會長Jennifer Platt(接續上一任的Devorah Kalekin-Fishman)、和新任的財物與會員委員會副會長Robert Van Krieken(接續上一任的Jan Fritz)一起推動。

讓我從第一個M(電子媒體)開始。在未來4年內我們將完成6項新計畫：

1.通訊。我將發行名為「全球對話」(Global Dialogue)的電子通訊。現在你們正在看的就是第一期。Global Dialogue包括



Isabela Barlinska和Sylvia Trnka協助會長Michel Wieviorka計算選舉結果

會長與副會長的定期報告。會員也會有專屬的論壇討論各種活動、提出建議或批評。這份通訊應該作為執行委員會與來自世界各地的會員之間的雙向溝通橋樑。在區域編輯的負責下，此通訊將以多種語言的形式發行。

2.電子公告。主編Vineeta Sinha將繼續負責。我們會重新組織E-Bulletin的內容，賦予它新名稱。我們會設立專門的網站，讓它更能容易閱讀、更有能見度，同時擴大它的參與。

3.大學的危機。我們正在快速變化的研究與教學脈絡下實作社會學，因此必須對此有更深入的理解。針對這點，我將懇請各位的參與和貢獻，以及給予「大學的危機」這個blog一分析世界各地的學術現狀——更多的目光。

4.翻譯。一個始終困擾著我們學會的問題就是語言的分歧。大家已經在各種不同的場合之中討論過這個議題，這樣的討論將會一直持續下去。我和其他諸位學者提出了一個方案，就是共同致力於將全球的重要文章翻譯為英文，讓成員能

廣泛的使用。此外，我們也必須讓不以英語進行寫作與教學的學者，更可以接近使用International Sociology和Current Sociology。

5.社會學描繪。過去幾年，ISA成員的多元性在各個不同的面向上都有增長。為了珍惜這個多元性，以及更加瞭解大家在不同脈絡下實作社會學的意涵，我將在我們的網站上放上關於來自各國社會學家(不論知名度)的日常生活之影片集。

6.全球社會學Live！我將定期進行關於全球議題的節目，它包括了全世界社會學家的簡短演講和訪談。這將以影像或聲音的方式呈現，然後發表在YouTube上，目的在於培養出一批願意收聽或收看全球社會學實況轉播的觀眾。

事實上，以上這些方式也有助於我所謂的第二個M(會員)的開創。電子媒體以非常新穎的方式將我們齊聚一堂，讓各地多數不能負擔前來參加大會或論壇的社會學者，也能夠積極的參與。電子媒體也能夠藉由持續不斷的虛擬對話去填補介於不同代表會員之間的罅隙。如此一來，我們可以為我們內部的公共領域奠定下基礎，同時也讓大家可以連結到組織之外的世界。

然而，只有電子媒體本身並不足夠。我們還須要有橫跨世界的積極介入、有自主行動力的會員群體。要建立這樣的會員群體，必須用虛擬對話方式來補充當面互動的不足。關於這點，ISA已經提供了很好的服務。我們有非常積極，舉辦很多會議的研究委員會(Research Committees)群體。很多國家學會也有其自己的會議，而拉丁美洲地區、歐洲、亞太、非洲、法語系、土耳其語系、葡語系等的區域協會也是這樣。此外，ISA每年也支援舉辦2到3個地區性的工作坊。

建立一個動態的全球會員群體也意味著提供年輕社會學者(Junior Sociologist, 指5年內可以拿到學位的博士生)更好的協助，特別是南半球、正在成長中的年輕學者。這並不容易，因為，年輕的社會學家的生涯只剩下一件事情：生存下去。他們比起年長一輩的學者，時間和資源都相當有限。但是，他們就是未來。我們的會員中有超過五分之一的成員是年輕人。ISA已經有由Alberto Martinelli所引介的一年一度的博士實驗室，和4年一度的論文競賽。我很願意為年輕學者發展其他的管道與場合讓他們聚首，這也有助於他們融入於ISA。我已經委任由Emma Porio所領導的委員會去研究此一方案的可能性。並且，不論我到哪裡，我都將會盡我所能多舉辦一些會議，並和年輕學者見面。

ISA的兩大羽翼：「研究協調委員會」(Research Coordination Committee)代表了55個研究委員會，3個主題團體，3個工作團體；「國家學會聯繫委員會」(National Association Liaison Committee)則代表了57個國家學會，每一個學會都有舉辦自己的期中會議。在此，我們的討論從媒體和會員，到了訊息(Message)這部分。為何促進全球社會學的資訊流通，那要如何才可以結合本會的組織架構和新的媒體呢？在這個方向上，我們已經往前邁進了一大步。前任研究副會長Arturo Rodriguez於2008年的Barcelona舉辦了第一屆的ISA Forum。

(文接第8頁。)

(文接面對全球社會學的挑戰。)



國家學會副會長交接：Sujata Patel (右) 2002-2006和Michael Burawoy (左) 2006-2010

而新任的研究副會長Margaret Abraham也將會舉辦2012年的ISA Forum。主辦國的投標申請已經廣為宣傳。ISA Forum的目的，除了做為研究委員會的橋樑之外，也是為了讓專業社會學去面對我們這個時代特別且日益增加的問題，並鞏固學會之外共同體成員之間的連結。

Forum所欲傳達的訊息與各式各樣的公共社會學 (public sociologies) 的概念是密切吻合的。公共社會學已經捕捉到了多數人的想像，並在我們這個社群內引發了關於「我們是誰」、「我們與什麼有關」的激烈辯論。全世界的期刊中，有超過20個關於公共社會學的專題討論。社會學家藉著檢視自身場域，而對地區、國家、全球等議題有更進一步的認識。然而，我們無法想像把公共社會學和專業社會學、批判社會學、政策社會學切割開來。這四種社會學儘管已經分別被非常不同的階序所定型、各自有著不同的定義，但是還是彼此相互依賴和相互貢獻。雖然不同國家的各式各樣的社會學差異很大，但仍然有所交集。同時，由於國際排名制度、世界大學排名、英文出版的霸權、全球性的挖角學生，社會學家被迫相互對抗：有些陣營導向國際網絡串連，另外一些強調紮根在其當下的社會環境裡面，也就是我們所稱的世界主義者與地方主義者。

社會學家必須抗衡這種分裂的力量，我們需要強化國際社

(文接Shmuel Eisenstadt辭世。)

當然，我們的發表激起了很熱烈的討論，但多半是憤怒的。對於我們期刊的編輯團隊來說，這是一次非常不愉快的爭吵。至於那本「讓人憤怒」的書的作者(Shlomo)來說，他面對了沈重的反對力量，因為他隨後提出的終身職的申請，就這樣硬生生地被拒絕了。

故事還沒結束。Eisenstadt教授從沒放棄過「結構功能論是唯一的社會學取徑」這樣的信仰。然而在接下來的幾年，他知道Mizrahi(譯注：居住中東地區的猶太後裔，多數已移居以色列)並不是天生的文化落後族群。在1980年他於以色列年會上的演講公開承認：「過去我們許多的分析都錯了」。

以我最近(悲傷且意外地結束)與Eisenstadt教授的聯繫中，

會學社群本身的纖維織成，並且搭起分裂地緣政治的橋樑。我們不應該從上而下的把單一的、霸權的社會學編織進去，而是要一針一線、由下而上的、透過國家委員會、研究委員會、或其他媒介去縫紉自身。事實上國際間已經有許多鑲嵌在地方社群、以及有長期實作公共社會學經驗的機構，像是SWOP(Society, Work, and Development Institute)、CREA(Centre de Recerca Social i Educativa, University of Barcelona)、CENEDIC(Center for the Study of Citizenship Rights, University of Sao Paulo)。這些機構都將公共參與，鑲嵌進嚴謹的研究計畫中，讓社會學持續接受審視批判，並時常有原則地介入政策制訂。我所提出的另外一項工作計畫便是讓類似的機構可以更廣泛地被世人瞭解，並且與國際網絡進行連結。

最後，「國家學會聯繫委員」會每四年資助自身舉辦會議。下一屆的舉辦時間是2013年。上一屆於2009年在台灣中央研究院舉辦，有43個國家參與，致力探討不平等以及分化我們的支配權力。我們將社會學分析應用於自己身上。這場令人振奮的會議檢視了語言支配、物質與社會資源的不平等、研究的私有化、發展替代性理論框架的必要性等議題。53篇論文集結出版了三冊。可參考<http://www.ios.sinica.edu.tw/cna/index.php>。

計畫副主席Raquel Sosa和我相當願意用台北這場討論的主題：面對不平等的世界——全球社會學的挑戰(Facing an Unequal World: Challenges for a Global Sociology.)，作為即將在2014年於橫濱召開之大會的平台。我們將從社群自身的分歧前進到世界舞台上的巨大不平等。這不僅僅是要從多元角度去記錄而已(雖然這也相當重要)，而還要去瞭解這個不平等的形成過程，特別是新型態的剝削、勞動力的排除、金融體系的毀滅性後果、環境的破壞、知識的私有化。僅有提出解釋是不夠的，我們還要從中學習，進一步去翻轉這些不平等。對於每項批判，社會學家必須提出建設性的具體替代方案。

我們已經從哥登堡開始行動，我們正規劃如何在橫濱(Yokohama)讓這些議題，有更多協調與聚焦的討論。同時，其他具有挑戰性的計畫以及進度，也會在這期的通訊中提出討論。我們正期待著你的回應(不論是批判的或是支持的)可以引導和促進未來4年ISA的進行。

我們可以知道他的專業與個性，並不能僅僅憑著他的獲獎記錄和過去混亂的論證，就輕易做出結論。回顧其一生，Eisenstadt是一個被強烈的好奇心所驅使、具有天賦、且精力旺盛的學者。他持續研究各種複雜的社會問題，不找出核心解答前絕不停止。此外，他也是心胸開闊、具有知識包容度的學者，這使得他發現了自己研究的盲點，並且願意承認過去的錯誤。

2010年9月2日，這天的早晨實在令人悲傷。Eisenstadt的秘書捎來了他在Shaarei Tzedek醫院辭世的消息。這封信的結尾道出了我們所有人的想法：永別令人追懷的Eisenstadt教授！